



本报记者 张文利

当退休生活的帷幕拉开,许多老人发现,告别职场并非社交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社交圈的开始。不少浙里养俱乐部会员亲历了退休后的社交故事:有人在老年大学重拾同窗情谊,有人在兴趣社团觅得知己,还有人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界限。他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非拓展社交圈的阻碍,而是开启新关系的独特优势。

银发知音

我向来以为,高山流水觅得的知音固然可贵,而在棒喝或指责声中相遇的朋友却更加真诚。伯牙子期之事虽风雅,终究久远。而今白发苍苍,倒是在几番“刻薄”言语里,寻得了三两真朋友。

近年我颇好书法,也爱涂抹些小文。为求长进,加入不少银发社交团体。群里每逢有人发文、诗或字画,照例是“大拇指”与“鲜花”蜂拥。起初我也随大流,见帖便赞,后来发觉许多人连作品未看,拇指已竖起,敷衍了事。更有人沾沾自喜于点赞,抵触批评。

真正的朋友,不在阿谀,而在直言相助。我有两位至今未谋面的网络好友,便因其“刻薄”而结缘。

浙里养诗文群中有位“兔哥”,据说是建设兵团老知青。他待文字极恭敬,见错字必指出,屡错不改便厉声呵斥。我本是错别字大王,在他的监督下,竟养成了完稿反复检查的习惯,近来还学会语音审校,错字渐少,文章也略见长进。

书画群有位楼富强老者,更为“尖锐”。他以为作书绘画必一丝不苟,字法、章法、印章皆不可乱。见作品有瑕疵必指正,若毛病重复,认为其心不焉,便会“骂”之。我落款向来歪斜随意,经他屡次棒喝,才渐渐端正。

如今世人多爱听好话,肯说真话的愈少。我们这些年过花甲之人,倒在这网络世界里,寻得些许真心。白发交友,绝不能喜听谰言媚语。有时一声“棒喝”,胜过万千点赞。 金飞龙

父亲喜欢“聚一聚”

父亲生长于物质匮乏年代,是真正饿过肚子的人。哪怕生活富足,他最关心的仍是吃饭。每次电话第一句永远是“吃了吗?”年近八旬的他,退休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全靠和朋友们“聚一聚”。

戴厚眼镜的王叔叔是维修好手,但一喝酒脸就红;董叔叔“大嗓门”,源于早年车间生活。几人碰头,先倒上小酒推杯换盏。一杯下肚,话匣子便开。从十几岁结伴闯荡,到七十几岁远游辽吉黑;从父亲篮球场上的跳投,董叔叔八级钳工的好手艺,再到王叔叔修好的电视机不计其数……话题如奔流不息的长江水,怎么也收不住尾。

闲来无事,相聚的理由多如牛毛。上个月董叔叔看女儿归来要“接风”,上周王叔叔生日吃便饭,这周新开小店有特色,下月父亲出门得“践行”——全是“聚一聚”的充分“理由”。聚完时间尚早,再凑桌麻将,赢家请晚饭。远在他城的饶叔叔也是多年好友,每年串门,重头戏仍是“聚一聚”。

父亲和老朋友们越活越精神,岁月似乎格外优待。他们身体康健,身材未走样,精气神比年轻时更足。电话里听到父亲又和老伙计“聚了一聚”,便知他身体倍儿棒,胃口好,更有那相伴半生的情谊,成为晚年生活里最温暖的光。 晓祎



杭州临安民主社区桃李春风油画社成员宋阿姨的作品在临安图书馆展出。

群圈之乐

船到码头车到站,退休走进鹤发一族,不再奔波上班。除了一年一两次回原单位,似乎渐渐脱离了社会。如何让退休生活丰富愉悦?如何结交退友充实晚年?我有些体会。

首先,我积极报名老年大学山水画和花鸟画班,圆了昔日的艺术向往。几年来坚持接受艺术熏陶,通过点皴晕染、勾勒布局,提高鉴赏力与绘画水平,体会丹青里的山水情怀、花鸟之趣。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善而从。在绘画班群里,结识老师同学切磋技艺,也参加学校运动会,享受棋坛球台比拼之乐、投沙包套圈之趣,甚至参与“鹤发惠乐”旅游,与同学共赏自然之美。还常在朋友圈晒出作品,体会涂鸦之乐。

最感兴趣的是诗文群。群友们谈诗论文、填词作赋,互相学习探讨。每日在此欢聚已成习惯,欣赏佳作,吟哦韵叹。勤于创作,时有诗文在俱乐部分享或被报刊刊登,这是对笔耕不辍的最好奖励,欣欣然自得其乐。这份喜悦浸润着我的晚年。

感恩互联网时代,让我们群群相聚,交友而乐。但我也警惕陌生群聊邀请,避免上当受骗。手机上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软件,让骚扰欺骗远离我们,守护老年朋友圈的健康快乐。

许正旺